

## 駱駝草

祖正

——莫泊桑的母親——

把自己的思想容納於一種純美的藝術形式裏而表現，這是大多數人的理想。把思想直截率真的表現這也太冒險太不經濟的事。因為最怕的是沒效果的暴露。老練的藝術家每每訓誨弟子們的是『含鍊』兩個字。Maupassant在未以處女作『Des Vers』及『Boule de Suif』發表的180年以前設有七個年間久長的歲月師事於巨匠Flaubert而Flaubert勉勵他寫了許多作品，但是決不許他發表。說因為有許多的新進作家爲了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往往把名聲失墜之故。有一天他的母親Laure問Flaubert道：

「Guy 想把衙門的事辭了職專心去做文學的事，你看行得麼。」於是他就回答道：

「還不行，如果做了落第生那就糟了。」就從這兩句話裏面可以看出一個是母親的期望，一個是先輩的督責。

語絲

第一百二十期

元來Maupassant的母親是極能理解文學而有莫大的賦與給她兒子的。也因為小時聽了她阿兄Alfred的指導對於古典文學用過工夫，又學習了英文，能夠讀原文的沙士比亞。後來嫁於Gustav de Maupassant牛Guy De Maupassant 後就把那個趨向與天稟傳下了。又照樣教了她的兒子背誦了沙士比亞之類的古典。至於恩師的Flaubert呢，那就是母親Laure的早年物故的阿兄Alfred的竹馬交，而就是與Laure也有極親密的友誼，甚之說Pasant對她有過戀愛。（有1863年寫給她的信是溢滿了追懷的辭句與芳香的情愫作明證。而Laure的結婚是在她二十五歲的，1846年，中間有一時期爲了事故疏隔過，）以母親Laure的請託Flaubert極懇摯的指導了Maupassant。世人誤認Maupassant與Flaubert爲親戚或是甥舅關係，這也足以推想到他們師弟之愛的背面還維繫着一種較大的愛力。Maupassant的成就如果說一半是天才，那末那一半是母親與師傅的力量了。然而看到上面的事實，還應說後者要居大半，而就因爲上述的事實，天

四一一

才是女性滋養的——尤其是多於母性的女性。

## 愛情的小藍外套的故事

左拉著  
劉復譯

她，這美貌而紅髮的女孩子，是十二月中某一天的早晨生產的，正好像是天上下着的雪，慢慢的，處女般的，在空中，有種種的兆象，報告愛情的任務，要由她來完成了。太陽照耀着，把玫瑰色的光，映托在白雪上；人家屋頂上，有紫丁香的香味和鳥兒的歌聲流蕩着，好像是春天的光景。

她入世以後，就在一個爛泥團的底裏生長着（當然，這是爲了謙退的緣故），使她能於表顯出她所要的，只是心的富有。她沒有家庭，所以她能於愛得全世界的人；她有她充分柔軟的臂膀，能於把全世界抱在懷抱裏。自從她到了能用愛情的年齡以後，她就離開了她往時所照映出來的影子，到大道上去走，要找尋了饑餓的人，把她的眼波去喂飽他。

她是個身材高大體質強健的女人，眼睛是黑的，嘴唇是紅的。她的肌肉是純白色，上面輕輕的罩上一層纖毛，使她的皮膚像白色的天鵝絨一樣。當她走路的時候，她的身體在一種軟嫩的節奏中擺蕩着。

而且，自從她離開了她落地時所躺的柴草以後，她就懂得在她的任務中，應當穿絲綢和綉花的衣服。她以爲上天把雪白的牙齒和玫瑰色的雙頰給了她，她就應當設法帶到和她牙齒一樣白的珠子所穿成的頸圓，穿到和她雙頰一樣嬌紅的緞子所做成的裙子。

要是在五月中，天朗氣清的時候，她上了裝，你在路上碰到了她，那可真好。她的心與嘴唇是公開於大眾的。要是她在什麼個溝渠旁邊看見了個叫化子，她就含着笑去問他。要是這叫化子把心坎中所受的煎熬告訴了她，她口裏立刻就吐出布施品來給與他，使他的苦惱消除。

因此，在她所住一個教區中的苦人都認識她了。他們都擠上她的門，等候她的施捨。她就像慈善事業中的

貞姑一樣，早晚都跑下樓來，把她的溫柔寶藏一份份分開，使來者都各得一份。

他溫和柔美得像一塊白麵包一樣。因此，全教區中的苦人們，替她上了一個徽號，叫做「愛情的「小藍外套」」。

## 二

不幸這地方突然發生了一種可怕的瘟疫。一切的少年人都遭了疫，而且大多數都要死。

這瘟疫的症候可真利害。人們的心都不跳了，頭腦都空了，到將死的時候，都已是冥頑不靈的了。少年的人們，都可笑得像牽線的玩偶一樣，一壁走着，一壁癡獸獸的笑着，要到市場上去買心，像小孩子要買棒子糖吃一樣。要是有勇氣的誠實少年遭疫了，那病症就轉成了一種黑色的悲哀，一種死也般的絕望。因此，做美術家的給累得動手不得，只能朝着自己的作品哭；愛人們也都饑荒着，只能跳到河裏去尋死。

你可以想得到，我們的那位美麗姑娘，遭逢了這種

不幸的事實，自然要努力的盡她的責任。她開辦了幾處臨時醫院，自己也整天整夜的給病人看護。她用她的嘴唇替病人舐合創口，一面還要感謝上帝——感謝他賞她做了這樣一個重大的事業。

她對於少年們，真可以說是恩同再造。她所救的人真不少。要是有些人的心不能救得，那必定是從來就沒有過心的。她治療法也很簡單：她只是把她的有救的手和溫暖的氣息給與了病人。她從沒有向人索過酬。她把她自己毀了，却還是毫不在意。她施捨的時候，從來沒有遲疑思索過。

因此，一般同時代的吝嗇鬼，眼看得這個年青的浪費者，把她所有的一大宗的姿容的財產，用這種的方法消耗了，不免搖頭歎氣，互相說：

「看她不久就要躺在柴草上死了。她把心裏的血送給別人，却從沒有稱一稱一滴血有多少重。」

## 三

果然，有一天，她一摸她自己的心，已經空了。這

不免使她大大的驚惶，原來所贖下來的溫存，已只勉強值得幾個銅子了。而那瘟疫可還是盛行着。

這孩子從此變了心了。她不再夢想到她以前所浪費了的一大宗財產，却感覺到自己也有受人慈悲的需要——就是使她陷於極悲哀的境地的，她想到了就要心痛的慈悲。這時候，天氣很好，太陽光也很好，要出門去做叫化子也很好，要愛人，或者是被人愛，也都很好！而她呢，她現在只能生活於幽暗之中，等着人家回轉頭來布施她，這也許是她遠等不着的罷。

一會兒，她忽然有了一個聰明的念頭：她要把餘下的幾個銅子，好好藏護着，用在最智慧的處所。但是，她在幽獨之中冷得不能耐，結果還是走出了門去找尋五月的太陽光。

在路上，剛走到第一塊分界石的旁邊，她就看見了一個少年人，他的心已經枯涸得要死了。她熱烈的慈悲心馬上復活。她不能把她的任務推委掉。於是，她把她所有的善念集了中，她舉行她最大的獻身禮，她把她心

中所贖餘着的一點東西完全放在嘴唇上，她慢慢的彎下身去，給那了少年人一個吻，向他說：

「瞧這是我最後的一塊錢，把你的零錢換給我罷。」

#### 四

那少年人把零錢換給了她。

當天晚上，她寫信通知各苦人們，使他們知道她的布施，不得不就此停止了。她從此以後，就同她最後所救助的一個饑餓者在一塊過活；她手中所贖有的，也恰恰只夠維持他們倆的誠實的安樂了。

這「愛情的「小藍外套」的故事」是不道德的。

### 小品

江紹原

#### 六八 孫傳芳對天刺血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九日晨報第二版新聞曰：「孫傳芳前日發出通電，分致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閻錫山等。大意詆毀共產黨，勸各軍堅決討赤，主將對其部曲，士卒對其主將，互為宣誓。並謂宣誓自傳芳始。如有不滅此赤禍，

別懷二心者，皇天后土，滅其身，誅其妻子。各軍刊此誓，分布將士，同心者，各對天刺血，以十日完事云云。」（原標題爲孫傳芳對天刺血。）

紹原按：欲知對天刺血或其類似行爲之本意者，可參看拙著『盟詛』。如蒙孫馨帥不棄，請飭人將行禮程序寫示，能附攝影，尤佳。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晶報第三版，載有曼妙君的說初

夜權中云：讀語絲，見豈明先生譯的日文初夜權序言：

：初夜權的原名爲 *Will in der Primaeorriage noctua*，是

古代的一種禮俗 在結婚時祭司或王侯得先佔有新婦第一夜的權利……我輩在幼時，曾聽得某一種教俗（非基督教），第一夜亦譚與所謂老師傅者先睡，惟亦得諸傳聞，未證實也，大家說這個初夜權，古俗廢滅，以我看來，還猖獗於民間，最顯著的就是在妓院中，北方名爲開苞，南方則名爲梳攏，或得稱點大臘燭，總之第一次破她處女之貞的，這還不算是有初夜權嗎，社會上還有種迷信，人當倒霉時，往往開一苞，北方若軍閥官僚

之山東籍者，他們賭錢到輸極時，輒臨時捉幼妓而蹂躪之，以爲可以得彩，然則蠻風之初夜權，尙存留於世，安得如豈明說的古俗廢滅呢。」

按：欲知賭輸開苞或其類似行爲之動因者，可參看拙著天癸觀後半，又小品二。閱者有願以同性質的俗信見告者，懇隨時通函，記載務求其正確詳明，不附攝影亦可。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按：孫帥的誓電，據豈明先生在語絲百十三期上說，約有千五百字；愚尙未見。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 刊誤

小品六十四首段『頭一次轉錄』應作『頭一次輯錄』。次段『不可將石壓日色月色，燈光所照，主人身影；』兩個 *Comma* 應刪去。

#### 失戀者

欽文

「應該出去走走，老烏，我說你應該出去走走。到

了外面，心境就會寬暢起來，至少可以散散心。」

「只是暫且散一散心有什麼意思呢，回來以後不是依然老樣？」

「也許可以碰到個美妙的姑娘，老烏，未來的事是難以預測的，不好的事固然防不勝防，會意外地突然襲來，像你近來所受的刺激，好的事也會意外突然碰到，並不一定會有什麼預兆的；譬如，我們就此同道出去，無目的地隨便走走，忽然在路上碰着了什麼朋友，或者在什麼地方碰着了個親戚，渠們同道着個美妙的姑娘，或還不止一個兩個，本來是不認識的，就由親友介紹認識起來，或者一見就發生愛慕的心思，從此時常來往，漸漸地戀愛起來，終於訂為終身的伴侶，這是很可能的。即使並不愛慕，只是因為認識了，日後又在什麼地方碰到，總會互相招呼，他們有着同道，却是一見就覺得是十分可愛的姑娘，因由她們介紹而認識，漸漸地託熟起來，終於訂為終身的伴侶，也是很可能很可能的。就是現在使你苦痛的她，你們底相識不也是很偶然的麼？」

「是的，只要那天我不去，就不會碰到她，只要不是她也早到，我也早到，也就未必接近，未必會鬧出這場悲劇來了！」

「所以，天下底事情本來什麼也沒有規定，無非由機會促成，無非是湊巧。」

「可是這有什麼意思呢，像我和她的？認識了個她，無非多了場悲劇！」

「這可不能這樣想，難道天下底女子都是和她一樣的？」

「可是，老白，難道別的女子一定和她不一樣？」

「這也不能這樣想，老烏，所謂勝敗是兵家底常事，戀愛也是這樣的，如果沒有敗，勝從哪裏成立，如果戀愛沒有失敗的，也就無所謂戀愛成功的了。可是對於戰爭的並不因為失敗而收兵，目的是在最後的利勝，戀愛是為成功，並不是為失敗，失敗雖也難免，但總想成功。別的女子雖不一定沒有像她的，但也不定都像她的樣子，難道可以因此不想再戀？」

「可是從初見認識到可以結婚，其間不知道隔着幾千萬里！」

「這更不能這樣想，偉大的成功哪一件不是由於微小的引火綫，像這滿爐子的火，不是由於一支小小的火柴底導引，本來，煤塊是黑而硬的，爐子是冷而靜的。費得多少工夫，現在又紅又熱，因此茶壺嗤嗤地唱，火聲哄哄地鳴，我們也就很暖和了。可是我底勸你重整旗鼓，改絃更張，却並非只因爲你是好友，我實在很不願意眼看得煤塊又黑又硬地堆積在一邊，爐子又冷又靜地停息在一角；熱烈的火，雖和自己並無直接關係，也是很讚美的。」

「但是，就是出了去，未必能夠碰到相當的人，就是由人介紹了相當的，未必能夠就此往來，就是能夠往來了，未必能夠——總之打通了一關又是一關，一關打不通，就全功盡棄了，我已沒有了這樣的勇氣！」

「哦哦，這怎麼可以這樣想，重大的事業怎麼可以想一下子就告成，總得分段求成。譬如做一種改革的運

動，那簡直盡畢生之力也未必能夠完全成功，一下子告成是連設想也設想不起來的，難道因此就不做。只要在進行，雖然改革底目的是在建設一種新的，可是在當初，破壞一種舊的就可以算是成功，即使這種破壞反足以促進反革命的鞏固起來，也不能不說是成功，因爲這一段總得經過的。就是舉行一種事情，結果不達目的，也不能就算是失敗，只是未成功，而且，事情既已實行，在『做』底上面說，實在已經成功了。何況一次底失敗只是本次底失敗，下一次的事情是並不失敗到的。譬如就此出去，果然碰到了個美妙的姑娘，那末今天的事就可以算是成功了，以後的事自然當在日後成功，今天無須顧到牠。」

「唔唔！」

「那末就走罷！」

「可是我仍然不想出去。」

「爲什麼？」

「心裏痛苦。」

「原是爲着散散心，所以要你出去。」

「可是這是無用的。」

「不是剛才已經說明白了？」

「不，老白，你實在還沒有明白我，我底心裏痛苦，並非只因爲沒有戀人，實在因爲不能忘情於她，這次的事是完全由她來絕我的，我對於她是始終——」

「這——老烏，你未免太固執了，不認識的是不認識的，沒有關係的是沒有關係的，既經認識，發生了關係，那末不是朋友，就是仇敵了，天下決無有了關係而不相干的事，她既突然和你反臉，已和你處於仇敵的地位，你還可以執迷不悟的麼？」

「我委實也很恨她！」

「就此算了罷，深究也大可以不必了。總之女子底心原是很活動的，你這失敗確因爲有了情敵，但他未必勝於你，或者不久就得步你底後塵，他底能夠使她拒你而迎他，恐怕只是因爲比較的新穎點。」

「這未必不然。」

「可是敵方底事都可以不管，現在只有自己重行來過的問題，不妨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唔唔！」

「我們就此出去走走罷！」

「到那裏去呢？」

「無須預定，走到哪裏就那裏。」

「去做什麼呢？」

「不是去找機會麼？機會是要去找才能巧遇的，老在房裏，除非有事的熟人，有誰會碰來！」

「可是我不願意。」

「這又怎麼了？」

「老白，愛情究竟是甜蜜的還是苦痛的，戀愛究竟是愉快的還是煩惱的，我都無從明白地斷說；可是我已很知道，愛情是有甜蜜的，也有苦痛的，戀愛是可以愉快的，也難免煩惱的，所以我不願故意去找，也不打算故意拒絕，我想最好聽其自然，來者不却，不來也好，反正一樣，至少是差不多的。況且，我對於她終還不能完



全忘情；我在她底身上已經苦痛得夠了，難道再去尋苦  
喫！」

「阿阿，你實在是太固執了，只要有了新情人，你  
就會把她忘掉的，新的情人會使得你由苦悶轉成愉快的。  
這是的確的，你如不相信，何妨試牠一試！」

「何必試呢，想想已很可以明白了；這我並非全不  
相信，可是也不全相信，總之，既然認識了，愛慕了，  
那是不得不然，明知難免苦痛，也得進行，反正強自抑  
制也是很苦痛的。而我正在抵抗苦痛之不暇，那有另找  
快樂的心思，況且設想中的快樂未必真是快樂，所以我  
決不願意出去找機會。」

「那末在固有的女朋友中呢，好像已經——照這口  
氣聽來？」

「不，不，沒有，沒有，她們不是已經愛了別的  
人，定是不可愛的，本來只有個她，也可愛，也愛我，  
可是現在——，還有誰呢！老實說，她們都很看我不  
起，我也看她們不起。我實在打算只是抵抗苦痛，不想

再謀幸福了。」

「可是，老烏，你不要這麼說，也不要這麼想，那  
天大眼睛一談到你，她很爲你表同情呢。」

「她怎麼說！老白，是大眼睛麼？」

「是她，她說：老烏實在是很好好的，給這種人失  
戀，實在是太沒有良心了。她說了許多話，不是責備給  
你失戀的，就是代你抱不平，如果說她看不起你，那是  
太冤枉了。」

「是真的麼？」

「可不是！」

「確是大眼睛麼？」

「可不是！你也覺得她是可愛的了麼？」

「她！老白，真是大眼睛真地這樣說麼？」

「的確是真的，騙你做什麼？就向她進行吧！」

「她還沒有情人吧！」

「管牠做什麼呢！」

「哦哦！」

「怎麼樣？」

「我們就去看看她罷，大眼睛！」

「今天就去麼？」

「當即就去！」

「那末就走！」

「哦，唔唔，我得換件衣服，哦哦，還得修修鬚子，許多天不曾修臉了，趕緊叫夥計打臉水罷。」

「決意向她進行麼？覺得大眼睛委實是可愛的了麼？」

「唔——且去看她——怎麼臉水還是沒有打來，這夥計，真是笨傢伙！」

「何必忙呢，時候還很早。」

「唔，早點出去好，寧可——總是早去爲然。」

「現在高興了麼？」

「不，事情還得弄來看，現在並沒有把握。」

「不再痛苦了吧？」

「哦，唔唔，不要取笑，怎麼臉水還是沒有打來，

再叫一次罷，真是笨傢伙！」

——靜，幻之十

## 閒話集成

六一 東大的試題

雨春

赫赫有名的所謂東南最高學府也者，依我們這些淺識人的幻想，他必是一切都站在時代前頭，一切都是人們的準繩呀。然而，你真是幻想。假如你要依據你這樣的幻想到事實先生那裏去找取印證，你的眼睛才睜開，失望之箭便會向着你的瞳孔裏射來。

固然，誰人辦事沒有一點小疵；但梅楊滄生到了臉上，我們終有啓齒發笑的機會。

這樣的機會，在所謂東南最高學府之最高言論機關「東南論衡」裏面是逐處都可碰到的。「一論某某黨之失敗」，「再論……之失敗」，乃至於「三論……」「四論……」「五六論……」，文章非不佳也，用心非不苦心，……這些我們也用不着多去管他，或者又有甚麼黨

派和政見的關係吧。最值得我們欣賞的是，該校某科主任的一篇「上段執政書」，文章老到，語句精鍊，聽說還是模仿某某而成，直令人一讀而捧腹，再讀而頭痛，三讀而莫名其妙，于是而大呼曰，痛觀止矣，呵呵！

該最高學府每次招生所出的國文題，都使得我們鑑賞不盡。三年前曾有過的把一些字紙箋裡陳腐的碎東西譜出去測驗中學畢業生的所謂國學常識，已足令人笑掉牙，結果因輿論的責罵，這笑話于是收拾起來了。誰知禍不單行，笑話也是不一而足的。今春該校招取轉學生，照例也須經過一番考試手續，但科目很簡單，只考國文與英文，國文的題目是「擬吳子玉致蔣介石書」，字數限制着不得過三百，語句須簡短而警鍊，英文題目是「擬蔣介石復吳子玉書」。這樣切合實際的經濟——是經濟特科的經濟——文題，我們也幸好生得不遲，在「二十世紀」的初葉，得以恭逢盛遇，大飽眼福。有美不敢自私，敢以陳之座右，如蒙揭之語絲，公諸同好，使大家

都得增些見識，也是功德無量啊。一月廿七日，南京。

#### 六二 男子的婆婆

楊鴻鈞

現代論評第二週年增刊裏有一篇楊震聲先生（玉君的作者？）的「詩經裡面的描寫」。他在關於「詩經的寫物」這一節的冒頭，這樣的說：

「寫物既要寫得像，又要寫得活。要寫得像，必先觀察得細；細，寫出才有分別，有分別，才不至于寫得類鶩，寫虎類犬。……」于是他便指出牠描寫得「有分別」的所在來。第八項是說動作的分別的，他說，「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是寫男子之舞容；將翺將翺，佩玉將將，是寫女子之踽踽。……」

你看，「這是何等有分寸的形容」！但是，我看，這倒也還未必，楊先生說婆娑是男子的舞容，自然是有所本的，因為鄭箋說，「之子，男子也。」然而這東門之松第二章又說，「不績其麻，市也婆娑，」鄭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今疾其不為，」孔疏又申明之曰，「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

會，婆婆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可見婆婆的形容本通用于男女，楊先生的說法未免太斷章取義了。

## 六三 再論無報可看

山叔

北京的報實在沒有什麼可看，這兩天的日晚報又有許多空白出現，叫人見了滿身不愉快。幸蒙本區警察「介紹」來一種的天津的東方時報，稍能滿足我的欲望，實是可喜的事。例如近日的江浙戰況，各種商辦報章上都不大敢說，今天我所看見的報大都是幾方空白，有的也只是說什麼重大變化，雖似「陰險的暗示」，却也不得要領。但是晚上見到東方時報，則明明白白的說，「杭州失守，昨日各方面消息業已證實。」，喔能夠把事實告訴我們，這總是可感謝的。我們向來遵奉憲諭「莫談國事」，對於赤化討赤這些問題毫無興味，所以無論那一方面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于我們都沒有關係，我們所要的只是給我們老實正確的新聞；能夠如此的我便認他是好報。孫馨帥最初在南京投壺，後來在他的「五省」內殘殺了許多人民，現在該當怎麼結局了：這是我們喜歡聽

新聞的閑人所想知道的。我在北京的報上看不到，（順天時報上或者有之，但那是日本軍閥的機關報，而且我也不會看，）却在天津的報上見到了，真是愉快的事。

——天津的警廳所能夠容許報上登載北京所看不到的新聞，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二月十九日。

## 六四 北京的好思想

豈明

北京的思想界確是銷沈極了，但也決不是沒有好的貨色。所謂國家主義即是其一。

他們最顯著的成績是護旗。護旗的本意即是討「赤」，不過那些聰明的教育家與文人能夠用巧妙的名稱罷了，孤桐社主在甲寅上稱「其活動大有益於赤化之防」，可見這不是我亂說的。而討赤又是現今最時髦的話頭，然則護旗思想之新（而且好，即純正）也就可以想見了。

據報上說他們又將開什麼反英大會云。開了沒有呢？我們隔「教」的人那裏知道。也許在中央公園開的，也許在什麼學校的園裡開的，——也許就不開。北京外交部雖在抗議出兵，但是安國軍副司令孫聯帥就絕

不以反英爲然，據十八日路透電云，

「孫對英國派遣軍隊到滬一節，表示贊成，據云，激烈反英運動，及赤黨受蘇俄指使之種種過激運動，曾予外國人以極不安適及重大之損害。此種舉動足以促進英國軍隊之必要行動，予所深知。吾輩之所以與師討伐彼輩者，亦正因彼輩之活動適足引起英國軍隊之必要行動也。若英國本乎刻下派遣軍隊之精神而派遣遠征隊至滬，則予決無爲中國抱杞憂之理由也。」

這一節話在有些人看來簡直不像是中國人的話，但孫聯帥到底是討赤大將，他的話不能沒有什麼威力，那麻反英大會之倖開或者也是當然的罷。反蔣不反孫，反俄不反英，這似乎是所謂國家主義的教義，也就的確不愧爲中國的好思想。懿歎！

## 談「鬧房」

苦雨先生：

語絲

第一百二十期

讀一〇三期語絲上的初夜權序言，按語裏說及鬧房的風俗……頗有調查之價值，俺這裏附近一帶，也有此種鬧房的風俗，（不敢說一縣，因爲這裏雖屬曲周縣，却遠在百里外的威縣城東）除如先生所說，「夫屬的親族男子羣集新房，對於新婦得盡情調笑，無所禁忌，」外，還有一部分人，現在有這個風俗：於婚期的頭一夜，叫大伯哥在新房裏的炕上先睡一下。問她們是什麼意思，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不知是不是初夜權之一變相？

又一〇七期語絲，先生的尺牘十古樸的名字，引宋人的筆記說：北方隨使用什麼豬狗爲名，多麻淳樸。這里常有這類的名兒，據說是撞的名，凡殤過小孩或沒有立子的，於小孩出產下時，抱他到門外去撞名，撞着糞堆，就叫糞堆；撞着豬狗，就叫豬狗。其實，他們何嘗不欲撞個好名，不過照撞名說是不能更改的罷了。現在這種古樸的名字，似逐漸減少，的確有些人心欠古了。

關於兒童的髮爪，這裏也有不過三生（卽三歲）不

四二三

能剪爪的禁忌。初生小兒的髮，不到一百天，不能剃除，剃時頭頂上或後腦勺下，留一縷髮，說是「頭上留一縷，活到九十九。」順手寫及，不知江次長，有無用處，理合附陳。

另外，報告你一點民間消息，據上年紀的人說：「冬天裏下這麼大的雨，這樣年頭，是古來希有的。」他們雖然不懂什麼化，但看了通衢的討赤佈告，也間接的得到一種知識，以為這雨是「南風北漸」，什麼過來之兆，倒很有渴欲一見之概。我自己呢，也希望那個大圈子裏正在下雨，我可以多讀幾篇「雨天的書」。由此觀之，雨是比較的很可喜的了，苦從何來？此頌  
著祺  
大名道人士，一九二六，一二，二二。

（附記）這封信還未付郵，就等因奉此，張羅某費去了。直到今日，這封信仍擱在這為冬雨所破的茅屋中。原因是沒有錢買郵票了。茲因魚便，只好走個岔道，轉騰兒寄給先生，這是要請您原諒我們小百姓的！

一，二十九。

二  
豈明先生，

自讀了你「初夜權序」譯文後的案語，說及了中國的鬧房風俗，早就想動筆來寫一點報告的。却終以臭味不十分好，所以到底不曾寫得成。一月以來，可憐我在這幾乎乾的同挂在屋梁上的水鴨子一般，真是喉嚨都要爆裂，於昨夜忽然讀着了紹原先生底小品第二十八，見標題下赫然印着「鬧房」二字，心頭不禁一喜，就起了要寫一點什麼的念頭。雖然立刻就又想起了那有着「初夜權序」的語絲還留在北京並沒有帶回，而那案語又早已忘記了，如今想據以為文，已不可能，因又不禁有了一點悵惘之感；然而一面將小品讀下去，「周豈明先生譯之登語絲一百零三期，並加案語曰：……」便知道文章是要寫成了，紹原先生，真是謝謝！  
噯，我這隻乾癟了的水鴨子，這會子，且來試試喝一點水罷。

第一，得解答鬧房風俗在中國是否普遍，這問題，答

曰：大概是普遍的。從浙江牽一根線到陝西，又牽一根線到江西則牽成了一個三角形就幾乎包有全中國本部；去「夷狄」不論，則上面的答案大抵不至十分錯。因為鬧房這風俗，在我們江西不但有，而且對於這玩意兒，似乎還獨具深造焉。

茲請將鄙人歷年耳濡目接，及潛心研究之所得，約略分述如下。

你則筆力雄厚而簡潔，善作概括之言，曰，「盡情調笑，無所禁忌」——微之敝處情形，君言實然。然而所以者，則尙大有原因在：一，積極的，「越鬧越發」。發，發旺也，言鬧房越鬧得厲害，將來便越發旺得起勁也。至尤欲詮「發旺」，則要不外乎生財育子等等；此爲餘文，不必多及。且說：

二，消極的，——我母親說，「人不鬧，鬼來鬧。」遂舉出確鑿之事實以爲證據曰，「某某舅母拜堂（註，猶新語之結婚。）得罪了親友，大家都不鬧。後來有人去窺房，（註，戳破窗紙或從門縫偷看也。）

見佗們都睡的非常安靜——只忽然桌上的花燭一燐一燐地顛的要滅了，一口風，就看見一個女的披散了頭髮在那床前只是拜，只是拜！後來，佗們兩口子非常之過得來，但是不到多久，都死了。」於此足見拜堂這事是少帶三分邪氣的。人家死了人，抬空棺材進門，得撒茶葉米！抬盛了尸的棺材出門，也得撒：用以闢邪，或曰煞。婚禮中娘家於花轎進門出門時，也都撒茶葉米；男家於進門時，也撒：此其用意與對待棺材同。蓋邪氣就藏在花轎裡，不撒如何得了呢，請教？便是撒了，也得藉藉許多男人底陽氣，鬧一鬧，沖一沖，才行；不鬧，不見得邪氣就肯退避。某某舅母床前所以會有那麼一個只是拜只是拜的披散了頭髮的女的者，蓋就糟在沒有鬧也。

是以鬧房之不被禁忌，蓋因爲有了「大護符」，曰「越鬧越發」，曰「人不鬧，鬼來鬧。」

因此之故，爲人父母者當兒子拜堂，必預先很嚴重地對他下警告道：無論人家鬧的怎麼兇，是都不能發一

些兒脾氣的。對於鬧者們，則十四分半地表示歡迎，曰：哦，請，請，難得諸位賞光，有興兒；否則真是請也請不着呢。

因此之故，父母猶慮歡迎之意表示得不充分，便又喊出一個口號曰：「三日無大小」。其意若曰，在新婚的三日以內，大者如頭髮全白了的祖公公或姨祖父，小者如剛到一歲另三個月的阿叔，都有同新婦開一點或大或小的玩笑，即從而鬧之的權利，而莫之禁也。此口號說過本是由父母喊出，但久而久之，便是來賓也來跟着此唱彼和。此猶「利益均沾」。這口號本由外國人喊出，但後來中國人也學得會說了——不過其間賓主的位置，略有不同而已。

今試轉言鬧之方式。「蝴蝶拜」不知所謂，恕不再及。「問以醜言，責以慢對」，這就很藝術。試一想要人家將那醜對一字字地慢慢地吐了出來，聽着，怕也真很有味吧。因此我就以為很藝術——藝術在慢。此事敝處亦有之。又，鄉間常新婦走到祠堂裡去禮拜，於路，大

家可以隨便投以小石以開心。其酷者，則兩手纏竹篾作弓形，陡然一放，彈在新婦身，或湊巧有彈在那吹彈得破的面龐兒上，「至使有傷於流血」者。至於將河樹皮焙乾研末，由領口撒入新婦身內，使她不得不立刻就去換衣裳，則又惡作劇之善焉者也。又，新婦來男家後的第三日，得到廚下去，將一切什物如砧，刀，火鉗等伴作使用一番，謂之曰「下廚」。惡作劇者使預先將刀柄等等塗上鍋煙之類，使春筍似的手指弄成烏焦巴公，以為快。再甚，則先將火鉗柄灼熱；新婦底手，便每每因此被烙焦。還有：便是下廚已經完畢，新婦由廚房至洞房的道中，那時滿地都撒下了筷子，攔住去路，新婦不得跨過，跨了將來便會有凶禍來臨的，必得一根根檢起，檢得越快越好，「快子呀快子」，猶言將來得兒子快。這些筷子是檢了又撒檢了又撒的，結果是新婦弄的頭昏腦暈。凡此種種，皆可歸入「蹙以楚撻」條。餘不多及。

以上所述之鬧，要不限於房，以下將更言歸正傳也。



鬧房多半是兩個人都被鬧的：新婦與新郎。雖然在房裡也有專鬧新婦的，如：要她裝水煙給賓客吸之類。

一。有時賓客間忽然起了一種疑擾，說是新婦底左手恐怕是六個指頭吧。立刻便又有了反對派，說：不是的。於是兩造爭執起來。第三者出來道，那只有實地檢預驗。當然，就請新郎拿起新婦底手，高高舉起，指而數之曰，一，二，三，四，五，不差，大家都無異議，此案便算罷休。但也許不久又有人會疑心新婦底耳朵沒有孔，以至於她底肚皮爲什麼會這樣地高起呢，許是有喜吧這種種，結果也不外乎要新郎當面給檢驗過，諸位來賓才算滿足。

二。也有耍害的新郎新婦當作衆賓親一個響嘴的。其法，用小制錢一個，放在新婦口裡，使銜着半邊。然後發命令叫新郎用嘴去接了過來。當其二嘴將相接時，有一個人使用手在新郎或新婦後腦上那壓用力一推，親嘴之戲於是告成。這時諸位賓客必滿足大笑。在歡笑聲

中，新婦同新郎底嘴唇牙齒總每每是紅紅的，有血。這銜錢之令，大概還有着一個利市的專稱的，不過我知道得不很清。以外類似的又有傳錢之令。昔者，娘兒們底衣服都很寬大，袖大，腰身也大。行傳錢之令時，先命新婦將兩臂左右平舉作耶穌上十字架式；再，也是用一個制錢，命新郎由新婦之左袖放入，由右袖取出。賓客們此時見新郎當着他們去摸新婦底乳——是的，摸乳——於是陡然之間大家都樂的飄飄然，飄飄然，一直飄到了無何有之鄉——此令大概也必有利市的專稱；同樣，我也不是很知道。

三。有時，大家便編就一些頗有含義的話語，提出，要新郎新婦互作問答或辯難。舉例以明，如：新郎說，福祿壽三星，新婦說，「下年要添丁」，新郎說，「未必！」新婦說，「一定我担承！」

寫到上面爲止，已經是三四個星期的事。雖說是乾的要命，然而等着可以說是有水喝了，却又苦於喝不出什麼味兒來。而且也似乎真有點忙，便是上面的那些，

也足足提起又放下地寫了有不止三四回；而後來放下了不知怎麼一挨，就一直挨到此刻現在了。現在已不在革命的「衙門」裡面住宿；妻校中已放寒假，我因要享點福，便也搬了家來——趁此還有點興致，便又重來動筆。然而，雖則知道關於鬧房者似乎尚多，却也不願再四，五，六地嘮叨下去，只想發點議論如下。

我當然同意於你底說法，這鬧房風俗是初夜權的一變相。其裡面的情形大抵是這樣的：平素男女之防太嚴，對於別家底婦女是總懷着望之莫及之憾。而她——新婦——在新婚的時候偏又穿着那樣引目的衣服，周遭又加上那樣濃郁的空氣以爲之渲染，實在有點惹人動火。只要一想到她今晚就要同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合卷」了，心下就愈不妙。好在鬧房這事大家都說是逢場作戲，是冠冕堂皇的事，並不受任何的禁忌。所以就不妨趁機鬧一鬧，總之，能摸一摸或捏一捏就好，至少也要能同她多少發生一點關係就好。所以在鬧房的當兒，多般有拉拉扯扯之事發生。雖然得不着多大的好

處，但只要能「搯一點邊兒，」（土話，猶言沾一點小便宜也。）也就覺的滿足了；藍皮阿五之用臂膊從單四嫂子底乳房與孩子中間直伸了下去，使單四嫂子立刻覺着乳房上發了一條刺者，也就不外此意。當然，想着他們不久就要合卷，又不能親眼瞧見——窺房總是苦於窺得不很親切的——最好是要他們當面做一做，所以傳錢等令便被採用；看着他伸手去摸她底乳，這是頗足開心的。

至在主人一方面，却並不真有那麼傻，以爲鬧房真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行爲；不過因爲「利害」上的關係，不得不讓人那麼做，又不得不那麼說着以遮蓋臉面罷了。雖然也有少數信以爲真，那但大概都是因爲年代太久，就給「越鬧越發」以及「人不鬧，鬼來鬧」這類的呢語弄昏了，而不知醒之所致。不過他們對於兩個青年男女陡然接近到一塊兒來這事懷着深隱的神秘，却是事實。最大部分是因了經濟上的緣故，才把男女之防漸漸地建築了起來；然而其中有一小部分的緣故是野蠻時代

的對於性的由納罕好奇而生出來的神祕。男女之防一天地堅固，結果便使男女不相接近成了經常的，應有的，而不足怪的現象。反之，則兩個青年男女陡然接近到一塊兒來，就自然而然地是可怪的，而對於這種神祕的觀念遂因之而生。所以這種神祕觀念與最初野蠻時代的，那是迥然有別，雖然專就野蠻二字上講，我不願有什麼異議。

開房所取的手段，有的是很辣的，如用筷子彈，用火鉗烙等，大抵總是想使新婦吃一點苦，便覺痛快。這當初當然是出於愛；因愛而不得逞，便變而為妒——賓客想同新婦說一句溫存話是不允許的，但作踐她以至使她流血却是允許的。妒是一種解釋；若不說妒，以外還似乎有一種解釋，便是：愛與憎的極端表現所採取的手段大抵相同。對於這句說話，自己還不能很相信，但總許有部分的對。不過這所謂愛，是偏於肉方面的。關於這，很充分地在金瓶梅裏面表現着，即所謂「燒香」。燒

香是，大概：用若干個什麼「香馬兒」，還是用燒酒浸過了的，大抵上面總有着可燃的東西如很短的一節香之類，分別安放在女人底肉體之各部，但總以性的表現最強烈的部位為最宜。大概肉感強烈到了極度，其蘊在心中心的慾念是極難得有相當的方式以表現出來的，總之，到了沒擺佈處，這時便由麻醉而斜刺地走上了毀滅的道兒。所以在舊小說裏形容男人愛女人的心境，每每愛說：恨不得一口冷水將她吞了下去；而母親愛孩子，也每每在他藕似的小臂上使勁地咬出很深的齒痕，甚至出血。魯迅先生譯阿爾志跋綏夫的「幸福」，在筆記裏面說到：「這一篇……毫不多費筆墨，而將『愛憎不相離，不但不相離而且相爭的無意識的本能，』渾然寫出。」此所謂愛憎不相離云云是寫在引號裏，大概魯迅先生還是從別的地方引了來的，因為只這麼簡短的一句，含義也不能知道得很明顯。但按諸原小說中之所表現，大概這句話的意義也總和這上面所說的差不多。老實說，我這段議論，還

多半是在讀了金瓶梅之後，聯想到了魯迅先生所說的那句，樞紐一動，於是才能發了出來：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議論就發到這兒為止。在這兒從事於革命，似乎只宜說些衝鋒呀，殺呀之類的話。否則像這樣爲了點把點無聊的事也連篇大簡地嘮叨了起來，大概也只好被斥爲「反革命」吧。不過這都不要緊；加之好在北平此刻正是「白化」，說幾句反革命的話，似乎倒還合式。立正！

季 遐，二，一——一六。

季遐先生：

承你破費工夫寫這封長信給我，真是多謝之至。理論我非寫回信不可，但這幾天實在太忙，（雖然並未上課，也不去看延長的廠甸，）而且急於發稿，所以現在且作罷了。有什麼謬話想到要說時，當在一二一期以後的語絲的尺牘上說之。這幾句話也就拏去呈大名道人先生。餘不白。二月二十

一日，豈明。

### 「皇娘」

豈明兄：

（一）「皇娘」並非「皇仁」一音之轉，乃是譯英語中的一個“Queen”字。香港有一學校，當初叫 Queen's Coll<sup>1</sup>，現在叫做 Queen's University，正式的漢文譯名，便是「皇仁書院」或「皇仁大學」，不用說，這是吃英國飯的中國人譯的，所以如此其雅馴而光明正大。但曼殊偏要殺風景，把 Queen 字譯作「皇娘」而不譯作「皇后」。他所以不譯「皇母」，想來也因為「母」字有點雅馴罷。又不譯作「皇媽」，或者又恐怕人家誤作「老媽子」罷！惟其譯作「娘」字，使我們一想到蘇州說的「啞篤娘」！真覺不可醬油矣。

劉復 二月十六日